

■阅读时光

书的颜色与味道

□梁宾宾

那是一个文化贫瘠得不能再贫瘠的年代,读书成了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阅读那些明令禁止的书刊,心里就像揣着罪恶而惴惴不安。你知道它是黄色的还是反动的?在那样的年代里,读政治类或文艺类图书成了一件需要小心翼翼的事。谁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大人惹是生非。

当时,已经认识了一些汉字的我难以忍受停课之后的寂寞,突然冒出了读小说的念头。小孩子做事通常都是突发奇想,就在那天,我贸然地跑到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伴家里去借小说,她不但没有借给我,还用近乎训斥的口吻说:“还看小说?一旦中了毒洗都洗不掉!”那时候她也不过是12岁的女生。

1969年的冬天,我随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在干校的附属学校里,我的班主任老师(一位资深的省报社总编辑)手拿一份刊载着有关苏联问题的《参考消息》,和我们几个同学谈论一本当时听来很时髦的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通过老师的叙述,我大概了解了书中的内容,它是通过事例分析来否定前苏联,证明它已经不再是我们心中崇拜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变成了修正主义。然而就是因着这大概的了解,促使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这本书来读。

放学以后,我便挨家询问哪位叔叔或者阿姨有这本书,可大家都摇头说没有。那个饶嘴的书名,以及书名带有的浓烈政治色彩几乎让所有被询问的人瞠目结舌,很快我就灰心了,心想:到此为止,别给大人惹麻烦,谁能够保证那不是一本即将受到批判的“大毒草”呢?但这时我马上看到了距我几步之遥的一扇房门半掩半开着,仿佛是在召唤我。我经不住这样的诱惑:说不定在这间屋子里的人有这本书呢。我怀着最后的希望推开了那扇门,里面有四五位叔叔、伯伯正围坐在炉火边吸烟,见我进来,都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我,这目光鼓动着我说出了来意:“叔叔,你们这儿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本书吗?”由于问话的蹩脚和唐突,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透过缭绕的烟雾,我小心翼翼地等待着大人们的反应,希望能在他们中间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他们的表情都显现出茫然,只有老马叔叔面带难色,很不情愿地缓缓起身,走到书桌旁,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本崭新的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那清晰厚重的字体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高兴地连声道谢,并赶紧承诺说,看完了立即归还。当我转身向门口走去时,听到一位伯伯夸奖我说:“看,这孩子的求知欲有多强!”

我利用所有的课余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读完了这本书,很守信用

■文艺空间

我的小木俑

□鹿耀世



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有个玩具摊儿,什么山东的“叫虎”、无锡的“阿福”、北京的“兔儿爷”……应有尽有。可这些都是泥的,怕磕。相比之下,木制玩具就结实多了。记得小叔曾给我买过一辆棒棒人小车,我用绳子拉着它在胡同里满世界跑时,小木人还滴溜溜转个不停,可好玩了!

成年以后,我才知道,棒棒人是北方民间的传统玩具,多用杨、柳等柴木车制而成,大多为圆柱形,工艺简单,色彩鲜亮,描绘稚拙。画工稍细的还有各式文官武将、寿星等。这类棒棒人虽制作较粗糙,但浑然天成,价格便宜,孩子们十分喜欢。另有一类造型接近“提线木偶”,拼接件多,偏重写实,选料、画工、制作比较讲究,形象大多出自传统戏曲和神话故事,有的还可由小朋友操作表演。

再有,就是只供观赏的格调较高的木俑了。这类作品,造型简练,供室内陈设,能够美化环境,陶冶性情。在日本,多数家庭的茶几上、书柜中,或者多宝格的古董之间,常摆着具有鲜明特色的木俑。

木俑原是人们祭祀时的避邪之物,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随葬品中,有武士俑、伎乐俑、侍从俑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逐渐演变为供观赏的工艺品。日本木俑有重彩、淡彩两种风格。重彩的色彩浓郁鲜艳,看上去十分醒目;淡彩的勾勒得柔媚恬淡,品起来余味无穷。常见的有扇形、樱花、富士山等日本传统图案。为了裸露天然的木质纹理,有些木俑并不上漆。这类似于日本某些建筑的梁柱门窗,为使人感觉贴近自然,而完全保持着原本的色调。

十年前,我吸收了日本木俑和中国车木玩具的造型特点,自己做了一批新型的供观赏的车木



地把书还了回去。虽然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还不能完全领会这本书中的含义,但我毕竟如愿地读过这本书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忘记了那书中的细节和它的颜色,但每当我回忆起它的时候,感觉无论是内容还是封面都是苦涩的、褐色的,郑重而富有内涵。大概是源于那一次的阅读经验,我一直相信书是有颜色的(文章也是一样)。每一本书都如同一道菜,出自不同厨师之手,必有不同的颜色。同时我也情愿相信,书是有味道的,即使是同一道菜,每位厨师烹制出的味道也不尽相同。而读者们会像品尝菜肴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来读。不同的是,菜是用嘴品尝,而书是用心来品尝的。

之后,我遇到了一本值得珍爱的书,无论是它的颜色还是它的味道都让我着迷。不管我身在哪里,处在何种境况下,它都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看到它,我就会立刻想起我遇到它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我,还会想起当时的情形和我当时的状态。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这书的品质——它的“颜色”和“味道”。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实习的那所医院的图书馆里正在进行图书大清理,除了专业书籍之外,一本本不同规格、不同品质的书被扔上卡车运往造纸厂。据我所知,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十年动乱初期,大部分图书已经历了这样的浩劫,眼下,不过是横扫残余罢了。令人震惊的是,一所医院的图书馆竟会藏有几卡车的“四旧”,可想而知,当年的图书馆馆长定是个品位很高的“文化人”。

回转身来,望着堆在阶前的那些书,我想,等待它们的将是粉身碎骨的结局,然后被重塑,再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才算完成了它脱胎换骨的“改造”。不难想像,图书馆馆长的命运比它们也好不了多少。正站在那儿胡思乱想时,一本书不轻不重地落在我的脚边,我下意识地捡起它,不经意地翻了翻——那不是本新书,已被许多人读过。封面上,印有四朵环绕在一起的玫瑰,它们虽然娇嫩,却已经褪了些颜色,但在当时那个灰、绿色成灾的世界里,它昭然醒目,令人暗自欣喜。而封面下方的书名《铁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那漂亮的玫瑰相提并论,于是我好奇地将它带进了一间无人的教室,极想知道,这书里的故事到底和玫瑰有关,还是与铁灯有关。

当这本书以它独有的语言方式向世人们展开它的故事之前,并没有忘记用一张照片介绍它的作者:季米特尔·塔列夫,一位具有绅士风度的老者正用他那双忧郁而沉思的眼睛

望着这个多变的世界。看那鼻梁上的金丝边儿眼镜、稀疏而略显凌乱的头发、紧闭的双唇和浓密的胡须——这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学问,让人立刻就能相信,他的书值得花时间细读。

可能千百卷书中它并不是最好,但它终被列入了我的最爱。作者是保加利亚现代著名作家,他像一位厨师,将一道可口的名菜推到了我的面前,让我回味无穷,经久不忘。经过袁湘生先生精彩的翻译,这部作品在我心目中的颜色就如同封面上那四朵橙色的玫瑰,热烈、奔放、刚劲、细腻又不事张扬。塔列夫是一位医生、哲学家和作家,他先后在萨格勒布学习医学,在维也纳攻读哲学,后又考入了索非亚大学斯拉夫文学系,曾主编《马其顿报》,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写作。继长篇小说《铁灯》之后,季米特尔·塔列夫又创作了《普列斯巴的钟》和《伊林节》两部作品,这是三部各自独立而又由一个中心主题贯穿起来的作品,书中故事始于1833年,终于1903年。作者以雄伟的气势和细致、抒情的笔触,详细地叙述了那个时期马其顿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历史。这三部小说成为当时保加利亚最卓越的文学成果,并于1960年获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季米特洛夫奖金一等奖。贯穿在这三部小说中的一条主要线索,是斯托扬·格拉乌舍夫一家人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大家庭的遭遇和他们周围人物的命运,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时代面貌,反映了当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普列斯巴城的市民与希腊教会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全书的主要情节。《铁灯》成功地描述了为了争取教会独立、保卫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当地人民与希腊教会进行着百折不挠的斗争,并最终获得了胜利的情形。

生活在座城市里的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也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展开而变得矛盾和复杂。

于是我说,一本书足矣,足以照亮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我愿意以这本书中的一首当地民歌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时间到了/红玫瑰开了/红玫瑰和石竹/白罗勒全开了/在鲁默里亚的辽阔空间/飘浮着一片芬香/从比托利到普里累普/从普里累普到沃罗斯/从沃罗斯到萨罗尼加/我们的人民也觉醒了/他们摆脱了沉痛、阴郁的恶梦……

加了新的一页——原来,世界竟然如此的温馨,如此的美妙!虽然有苦难,它却是生活的必然,虽然有屈辱,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生命虽有尽头,这尽头兴许会使整个生命变得灿烂!因为生命的过程里有美丽的梦幻、有甜美的爱情、有钟爱的事业、有苦与甜交织在一起平凡而离奇的经历,还有明天不同于今天的惊喜!

这本书一直伴随着我至今,它给了我一双善良的眼睛和一副美好的心境,并帮助我营造起一个乐观、坚强的精神世界,让我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为此,对我一直心存感激。我禁不住问自己:你还想要什么?难道还不够吗?如果你感受到了这生命的真谛,你永远都不会贪婪!

每当我拿起这本书,重温初读它时的心境,时光仿佛又在倒流。这时我会无一遗漏地想起书中人物的姓名和他们的容貌。他们仿佛是我多年的朋友,始终让我感到亲切、友好。无论我走在哪里,书中的人物就会出现在那里。校园里的图书馆,在我眼里似乎就是普列斯巴城中那栋古老教堂的翻版。瞧,怀抱图书,从那“教堂”里走出来的英俊少年不就是普列斯巴城之骄子拉扎利吗?有了“拉扎利”,在这校园里就一定会有“妮雅”、“波让娜”和“卡倩林娜”!有谁会让这些人物分家呢?他们坚强的个性以及他们浪漫的情怀,永远都让人感动。

几年前,当我经过一条北京的旧式街道,偶见一低矮的屋檐把那狭窄的胡同遮得暗森森的,火炉烟囱在无数发黑的屋顶上耸立着,古老的果树把它们的枝桠从高峻的围墙内伸出来的时候,我误认为自己正走在普列斯巴城的街道上。疑惑,一位健壮的高个儿女孩双手提着一篮又红又大的李子从我身边走过,一缕清香随风飘散……这使我想到了书中的另一位少女——吃苦耐劳的斯托伊娜。

当那盏铁灯熄灭的时候,有谁能断定它不会再度燃起?即使有一天你迷失在黑暗里找不到方向,陷入莫名的屈辱里,生活在不公正的待遇里,就像当年被抛弃的那堆书,你也决不会抱怨。你会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拥抱未来。因为你有自己的生活态度,那便是心灵的超越,精神的超然。沉沦和自弃永远与你无缘。

就是这样一本书,让我的心灵时常充溢着愉快,我便以这愉快的心情去体验人生。每一次对人生的感悟,似乎都是由那盏“铁灯”为我照亮方向,将我引领。好像我从来就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真实而又虚无,简单而又复杂,即使面对艰难也仍然满怀信心。

于是我说,一本书足矣,足以照亮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我愿意以这本书中的一首当地民歌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时间到了/红玫瑰开了/红玫瑰和石竹/白罗勒全开了/在鲁默里亚的辽阔空间/飘浮着一片芬香/从比托利到普里累普/从普里累普到沃罗斯/从沃罗斯到萨罗尼加/我们的人民也觉醒了/他们摆脱了沉痛、阴郁的恶梦……

我有时候会觉得,文学的光泽在不断地暗淡。我有时也会怀疑自己坚守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但有时我还会反问,这个时代真的不需要艺术了吗?我们获得了物质就一定会幸福?这幸福就完整?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游移不定,并因此会孤独,会彷徨。

我想起了大地,谁的孤独能超过大地?它一直沉默无语,几千年,几万年,亿万年,可正是它的沉默滋养了人类,它永远在无私地奉献粮食给人类,哪怕人类早已把它遗忘。在这样一个时代,艺术的创造者注定了要和土地有着相同的命运,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所应具备的品格:无私地坚守住千万年一直坚守的东西,坚守住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毕竟有些声音是永远不该消失的,也许世界在有些时候会变成聋子和盲人,但岁月终将是一个超拔的智者,哪怕最孤独的声音也会有人在倾听。

由于我身居山区的一隅,也许我不太能赶得上潮流和时尚,但我认为自己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去赶。说实话,我现在对潮流和时尚的东西很是怀疑,我觉得它似乎更带有守旧和僵化的特征,因为它经常肤浅地得意。我想写真正的散文,扎实的散文,真诚的散文,甚至是寂寞的散文。尽量地不在散文中打喷嚏、吐唾沫、吹泡泡糖。散文现在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又充满危机。如果每一个为文者不珍惜这一切,把散文写得像散文或者不像散文,最终肯定会断送散文。我太爱散文这一文体,所以我充满担心和忧虑;但我也同样充满期望和信心。我作为写作者中的一个个体,也许在散文文体建设中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努力,也必须努力。应该说,目前散文的繁荣包含了一些快餐式随笔和读物所带来的热闹。我们不拒绝和排斥这种热闹,但这种热闹和散文的繁荣是两回事,我们需要这种意义上阅读的热闹的同时,更需要散文自身的真正的繁荣,这样的繁荣应该是以精神的坚守和品格的完善为基础。现在探讨散文创作的文字中高屋建瓴海阔天空云山雾罩指点江山的多,借探讨散文卖弄学养的多,但真正能深入到散文创作的内核,真正能写出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的散文的少。

艺术木俑的创制,得到了一些前辈和同行的肯定,因为它制作成本低、造型简洁优美,特别是能充分利用山区林区小杂木的资源,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点美。

写作感怀

□梁衡

窗外星光,桌上电脑。
夜班昨夕又今宵,
钟摆漫摇,键盘轻敲。

闲拍电话等新稿,
车声迢递,东方破晓。
长夜最是把人熬。
白了青丝,黑了眼梢。

为官与为文

却借一官凭高看,留得半职写文章。
指点江山说青史,更诉衷心情断肠。

拟题难

都说标题是文眼,我为文眼望穿眼。
一题未定思数月,半字不稳夜难眠。

一剪梅·报社夜班

遥夜如水灯独照,

(一)

春来西子益妖娆,绿肥红瘦处处娇。
小院深深深几许,书香浸润酒香飘。

(二)

茵茵绿草地,白云水中飘。
美人婷婷立,紫藤轻轻摇。

(三)

西溪湿地好,处处隐歌鸟。
乱花迷人眼,素练林间绕。

(四)

山花繁似锦,溪水绿如蓝。
茅舍无烟火,何处有神仙。

仲春杭州行

□张琪



原上草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36期·

■我之见

野地札记

□陈原

同学养堆砌词汇典故的多,更有少数文字不是促进散文的建设,而是破坏散文的建设。现在,缺少一种踏踏实实的精神,缺少务实的具体的一砖一瓦的实际行动,从而也就缺少了真诚的创作实践。我身居山中,面对着默默群山常常思考一些这样的问题,也许它没有价值,但我愿意这样一直思考下去,直到沉入原野的呼吸里去。

文学发展到今天,体现在很多人身上的是创作规律问题,不是文学的本质问题,而是经济问题、金钱问题、生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延展为精神问题、人格问题、道德问题,是和所有人一样的非写作者的问题。过去我们的文学过于被政治所左右,而今天文学又过多地被市场经济所影响。而经济对作家和文学的影响力似乎比政治还要大,因为它直接触及的是人的名声、荣誉、前途等,还没到达最简单的也是最要命的生存。今天,作家身上曾经笼罩过的各种光环正逐渐褪去,作家成为社会整体中的很普通的一员。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文学新生的开始,是作家艺术家真正走向艺术本质的开始。虽然这样的开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点。也许有很多适应了以往环境的人会感到空虚和失落,但艺术能够回归自身,这是艺术的幸事。

大地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意象,它可以说涵盖一切,包容一切,承载一切。它是人类的稿纸,更是人类的雕刻,没有什么不最终回落到大地上。人类的

脚步声始终是大地上最美的声音,在这一点上农人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大地上的意象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但大地不仅仅是这些,大地上还有一些比风更无形的东西,比如宗教、精神、文化、风俗等。而且大地上还有一些有形但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根脉。这一切往往比大地上呈现出来的景象更重要,更能决定一切。没有这一切,大地会枯燥、单调,缺乏意义、深度。当我们阅读大地时,如果不是去塑造他整体的形象,去感悟这所有的一切,实际上我们就没有真正读懂大地。大地不仅仅应该在我们的目光中展示它的景象,更应该展示它完整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大地,也才能真正和大地达到和谐。也只有这样,我们从大地上撷取的文字才能凝重、厚实、茁壮,带有大地的情怀和品格。所以我在那些描述大地的文字中,不仅尽力写出大地的正面和显要,更尽力写出它的背面,写出那些蕴藏在大地深处的意象。我坚信和大地相通的努力会给予我的这种写作以帮助。

我常常在春天到来、大地由黄转绿时,在生命深处激动;我更常常在深秋大地由绿转黄时,在生命深处激动。而此时的激动不是一种浅层的触感,不是一种肌体上的兴奋和愉悦,更是一种痛彻骨髓的沉静和思考。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大地的金身。此时的大地也许有些空旷,但那不是大地激情的减退,亦不是大地贫血的孱弱,而是大地的一次蜕变,一次重新积贮生命能量的开始。在这时,大地是勇敢的,充满力量的。为此我常常站在空旷裸露的大地上,听天空的声音,听大地上的声音,听岁月的声音,感受大地深处的沉默和律动,并在遥远的凝望里和大地融为一体。我永远坚信大地有骨骼、有筋脉,我更坚信大地有心脏有体温,正是大地的这种体温在温暖着人类的身躯。在深秋到来时,是大地脱下它的衣裳披在我们人类的身上,我们才感到了温暖,并在随后的岁月中去抵御秋凉和冬寒。人类永远是自私的,只有大地才真正无私。感恩大地吧,哪怕只用我们的目光。